

### 草堂笔记

## 笠明岩读苔

●(三明/厦门) 林万春

信，一种意境美。同理，梧桐也挺有诗意，可以制作古琴，可以引来凤凰栖息；而且，和月光对照有一种清冷不凡的气质，疏影扶摇中，我仿佛听到司马相如《凤求凰》……

相比之下，过去我只在诗词里读到苍苔。“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王安石虽然喜欢花草，似乎不欣赏苍苔，在他眼里，苍苔属于可除之类。但大多数文人还是喜欢它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有的版本为“十扣柴扉九不开”；叶绍翁说，尽管红杏都出墙了，主人还是爱惜满园的苍苔，闲人免进。刘禹锡的诗也一样意趣隽永，“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诗人说，虽然粉色的桃花、金黄的菜花都很

美，并相继粉妆登场，但庭中最多还是苍苔，绿晃晃的挺养眼。

万物生长，天人合一。眼前的苔藓，似乎无叶，无根，无花，无子；花坛选美，环肥燕瘦，姹紫嫣红，有谁会倾心于一层薄薄的苔藓呢？所谓花好月圆、鸟语花香似乎都与它无关，鸟声唤不醒它，明月又奈何，即使在万紫千红的春天，它也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在不断汲纳天地间灵气，不断蔓延着，和伙伴们携手共进，从一块岩石攀上另一块岩石，团结得就像一个人，厉害时就像潮汐上涨，繁衍成一种亮绿而生机勃勃的语言，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旅伴说，苔藓抗严寒、耐干旱，是植物界的拓荒先锋，而且苔藓多的地方，空气中负离子

也多，小小青苔不仅点缀环境，对人体也大有裨益。

在南宋诸多诗人中，我喜欢杨万里，语言浅显活泼，擅长描写大自然和田园风光，“小荷才露尖尖角”“映日荷花别样红”“闲看儿童捉柳花”等等，富有生活情趣，仿佛一杯杯新沏的清明茶，沁人心脾，齿颊留香。但他的《戏笔》有点没来由，“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两争妍。天公支予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诗上说苔藓和野菊争妍，样子就像老天特意支付给穷诗人的铜钱；但大家也别太高兴，因为这些钱只够去买一点清愁而已。可是，我却分明在这里买到了快乐，买到了惊喜；它不是花，却比任何花还娇艳；它不是草，却比许多草还鲜活——色彩单一，绿茵茵的，却绿得厚道端正，一泻几里，就像春天的注脚，大喊大叫地向世界宣示：我很微小，但不卑微；我很平易，但不平凡。

是否可以这样说，我要感谢上天，安排了我和我苔藓的邂逅相遇。今夕何夕，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啊，从此以苔为友，天涯海角走遍，我会钟情此生。

### 人生百味

80岁的姑姑居然自己回到了娘家。

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回的，估计是叫了摩托车专门送她吧。听村里人说，她上午11点多就到了村部，然后就不懂怎么走了，一直在村部徘徊。到中午1点多，幸亏有一个以前的老邻居还认得她，把她带到了她弟弟弟媳跟前。

前些年，姑姑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症状也一直不见轻。有时，饭刚吃过，她说还没吃。有时，明明还未吃过饭，她说吃过了。

有一回，家里小辈给她买了一箱牛奶，她一天就喝得差不多了。正陪着她的一个孙子劝说：牛奶不能这么喝！她还骂他：这么小气，连牛奶也不让喝。结果，因为一次性喝牛奶太多，她拉肚子了。

从年轻时开始，姑姑就喜欢喝尤溪红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两碗，也常夸儿子孝顺，总不会少她酒喝。儿媳妇知道她这个爱好，有时晚上想倒点给她喝，她总是推拒说不喝了。可是，家里存着的那一桶酒，没多久就不见了。再过些时日，就听村里人说，见过她喝醉了。

有一天，她还摔了一跤，把手弄骨折了，迟迟不见好。家人带她去看医生，她总是大吵大闹，说医生要害她。好不容易接了骨，并固定住了。她趁人不注意，就自己把绑带拆了。小辈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没办法一直盯着她。所以，她骨折迟迟不见好。有人提议让她打石膏固定，她死活再也不肯上医院。更糟的是，她忘了这些事，反而抱怨家里没人送她去医院治疗骨伤。

从前，她会夸儿媳妇好。而如今，所有儿媳妇她都不觉得好，常常很凶地骂家里的儿媳妇和后辈。渐渐地，后辈们也心灰意冷。渐渐地，互相都累得很了吧！

前几年，妈妈还会邀姑姑回娘家住。可是，爸妈也马上古来稀的年龄了，怕看不住姑姑，慢慢地也不敢主动邀她来娘家住了。

### 情感人生

## 父亲的遗存

●(沙县)曹英柳

走在山道上，涌起的是酸涩的泪。我从一同上山扫墓的弟妹们湿漉漉的眼神里走过，从杜牧冷飕飕的洒肆的旗帜下走过，从黄花的鼠曲草身畔走过，从浅浅深深深深浅浅的回忆里走过，满脑子都是父亲的身影，在这样的日子里，在父亲离去的第4个清明节。

父亲，虽离我们远去了，但在我们姐弟们的血脉里，都深深地烙着他的印记。他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存，便是他的诗意和克己仁厚，即使在人生极困窘和寒俭时。

清寒了一辈子的他，爱侍弄花草草。请人在厨房檐下钉了个铁架，摆了一溜花盆。水泥浇筑的六角形花盆里，或洁白或粉红，如蝶般栖在檐下，蜂飞蝶舞，自有趣味。里头的花虽不名贵，可开得欢欢喜喜的，是他空余时赏玩不已的宝贝。

简陋的小木阁楼上，他别出心裁地，在粗糙的墙上钉了上下两组铁架，搁上两块请木匠师傅刨光的木板，便是我们的两层书架了。那年月，温饱难继，还给我们备“书架”，可真难得！

最耐人寻味的，是四面墙上贴着的4幅春夏秋冬的工笔花卉图，这可是他从文化馆王伯旧挂历上裁来的。这在那时，很罕见，那个年月家家户户的墙上，贴的都是伟大领袖的照片或有招财进宝寓意的大胖娃娃抱鲤鱼的图片哩。

父亲虽只念了几年私塾，可写得一手遒劲的小楷，铁划银钩，方方正正，一如其人。那时，学校常有集体劳动，需自备工具，怕我丢三落四，他在扁担上为我写的名字，连语文老师见了都夸赞不已。

他还极喜看书，闲时常一卷在手，陶陶然，欣欣然！劳作之余，中午他要小睡一会，半领老旧的竹席，一个竹枕，一卷发黄的《水浒》，在厨房门边一隙有丝丝清风拂来的过道上传，美美地翻上几页，对他来说，便是人生快事……

我想，父亲对文字的热爱，那骨子里的诗意，已

## 心安处即是家

●(尤溪)秋 影

这一回，姑姑终于趁着到县城和大儿子生活的机会，一个人回了娘家。当然，如今的娘家，已不是当年的老房子了。

令人揪心的是，她住在如今的家里，却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问她家在哪，她说：我家在某村某房子。那正是娘家的老房子，她出嫁前住的地方。她女儿劝：那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没人住了。她说，没关系，只要有灶有锅，能煮饭吃就行。不知有多少回，她真的去找原来的古官道想走路回娘家。幸亏，如今官道几乎没人走，人口被一片林子挡住了，让她找不到回娘家的路了。

每次想到那里，总是让我泪目。那是出嫁女儿心里深处的那个家啊！

家，都是会变化的。我们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家，可能依旧温暖，却正变得遥远甚至日渐陌生。然后，和配偶、孩子在一起的家，渐渐成了重心，成了很重要的家。而年老时，这个家可能会发生各种变化……我以为，心安处即是家，让我们心安的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家在，心安；心在，家安。可我还是时常会想到姑姑，已经糊涂又日渐糊涂的她，还知道心安处在哪吗？如今的家是否还让她心安？或许，我们已经顾不上她是否心安了，只求她安好而已。

如一粒草籽，植入了我们幼小的心田。此外，他留给我们的，还有他那冷贫恤老、克己仁厚的美德。时长日久，那4个肉包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鲜明。

那天是月底，父亲没回来吃晚饭，供销社月底是要盘点的，忙！沉沉夜色里，突然听到父亲欢喜的声音：“来，包子，去扶你奶奶来！”说完，饥肠辘辘的他就着那碗老咸菜，扒拉着剩饭。

原来，供销社盘点加班发了4个肉包充晚餐，他舍不得吃，带回家，自己一直饿到这么迟。奶奶从后院颤巍巍地走来，爸爸忙上前，两只手恭敬地递给奶奶一个包子。我和妹妹各一个。我慢慢地嚼着包子，慢慢地品着那略带甜味的皮、肉末粉丝油香满口的馅，幸福地叹息着。我的眼睛骨碌碌地盯着牛皮纸里还剩的那一个，心里企盼着，也许我和妹妹一人还可一半呢？

正寻思着，父亲轻轻地弹了几下紧挨着厨房的窗门，窗门开了一条，父亲拿着那个我在心里盘算已久的肉包，说道：“嫂，来一个！”父亲将那个喷香的包子，竟送给大伯母吃了。我惊诧莫名，又有些愠愤。

等妹妹扶奶奶去房间时，我埋怨道：“你怎么这么傻？自己不吃一个！”爸爸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知道长者先……伯母身体不好，家境比我们还差……”那晚肉包的美味和父亲的教诲，穿过岁月的烟尘，愈来愈分明。

我还记得他常教导我们的话语：人，再聪明都没用，德行，最重要，不能什么都老想着自己！“德”字有十五颗心呢，除了双人旁，另一半是十四加一心……

我想，我们兄弟长大后，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都克己仁厚，被同事们认可，父亲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父亲虽已离去，可我总觉得他并未走远。穷而达观，苦而仁厚友善，对万事万物葆有诗意的他，似仍常伴我们左右。他的精神留存，是我们姐弟一生受用无穷的财富。

训犹在耳时律，范己铭心代代传！我想，在这样任思念蔓成萋萋芳草的节日里，慎终追远，定有更深远的意味！

### 三明诗群·八面来风

### 诗三首

●(大田)叶建穗

### 禅，及一棵树

半坡上的一棵树
在斜风
在细雨
郁郁葱葱的枝叶上
长着鸟窝，果实和花

坡下，灯火很远
远得，我只能在灯火里
读着远去的背影
和尘埃
简单地对话

预备，为一棵树
写点小传
为某一次
或某一种方式的静默
之外，已经不安静

我，还以为
美好的年轻
不该，把一棵树
拦腰

### 树下

云雾慢慢散去
已经，没有一朵云了
把手，交给了草
好好地听一回树的
歌吟

把眼睛，交给树下小道
向，向上爬的香客
致敬
此时，已经不在意
落叶飘下来的姿态了

九月的折皱，被山风
吹送了一山又一山
树的隐忍，错过了
一行又一行的雁声

树下，被秋风
取走了叶子
以飘零的状态
谢幕

### 试着走出雨水

林子，满满地占了一座山的斜坡
寺庙
在林中
在初秋
我把自己放在叶片上

与自己
对峙的雨，一粒粒
落在叶片上
风景，不为我所有
远方，我已不能前去
最湿润的一滴
也缺失了方向

试着，走出被雨水
淹没的地带
我，错过一树的叶子
却在小小的境地里
相信了花草

我转身，试着离开雨带
同时，我也相信了
铭记

## 在大海的眼里(外一首)

●(宁化)靳江

在大海的眼里，人间只剩下石头
它唱着歌，要给一块石头开凿肺部
直到颈项也能发出共鸣

整个北港村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如果不是石山，就是石厝
石厝是由麻石砌成的
上面盖上很大很重的黄瓦
再用石头压住

如果不是石厝，就是礁石了
在北港村，非石类的事物总是易朽的
也是易散的
比如村口一排装饰的灯箱已经锈崩
两艘废弃木船的伤痕
被供奉在路边

那些沙子，也是细小的石头啊
它们像是被大海吐出的微沫
而没吐出来的，重新聚集成石块
上面布满微小的生物
像倒映着的灿烂星辰

### 澳仔底的渔夫

这是一件移动的雕塑
五十多年的海风像刻刀
把他变得更加立体
太阳像鞭子，抽在他的脸上
使它更陡峭

他的下身浸泡在浅滩里，滴着水
他的上身黑黝黝的，滴着火
他用混浊的眼睛看着我
我倏地闪过一张1980年的油画
我失口喊他一声：父亲